

穆阿瓦德《森林》：血緣與身世的「承諾」

梁 蓉/ Liang, Zong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教授

Department of French, Tamkang University

【摘要】

黎巴嫩裔加拿大籍當代劇場導演瓦吉帝·穆阿瓦德(Wajdi Mouawad)之「承諾之血」四部曲，穿越古今時空，在宗教/戰爭，種族/國族，親情/愛情多元議題交錯中，層層建構重組、尋建如迷宮般血緣/血源關連，為「主角/主我」的「身份/身世」定位；建立跨文化/跨國界多元價值。本文闡釋穆阿瓦德「承諾」理念；以《森林》(Forêts, 2006)為研例，從主題/人物/情節/意涵/語言，釐析血緣/血源、身世/身份的隱喻意象，承諾之血/身份身世之互生/共存關係，闡明穆阿瓦德備受法國及加拿大當代劇壇重視之創作成就的美學價值與時代意涵。

【關鍵詞】

穆阿瓦德、身世、身份、承諾、血緣

【Abstract】

Wajdi Mouawad composes a quartet of *Le sang des promesses*. Its setting crosses the boundaries of past and present, time and space, and it deals with the multiple issues concerning religions and wars, nations and states, family benevolence and affecti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Mouawad's aesthetic concept in his quartet of *Le sang des promesses*. It will respectively examine the themes, characters, plots, meanings and language in the scripts of *Forêts* (2006). I intend to systematically plumb Mouawad's ideas and connotations about "promise", clarify Mouawad's composing styles of scripts, and elaborate on his esthetic concepts which have made him significant to modern French and Canadian theatre.

【Keywords】

Wajdi Mouawad, clan inheritance, identity, promise, blood relationship

一、前言

活躍於法國及加拿大當代劇壇之劇場導演瓦吉帝·穆阿瓦德(Wajdi Mouawad)，身兼劇院行政總監、劇作家、演員、導演、小說家、文學詩人等多重身份。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至今，戲劇創作屢獲各界重視¹；法國戲劇學者艾畢哈榭(Robert Abirached)主編《法國二十世紀戲劇》(*Le théâtre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en France*)，甫於 2011 年出版，集結五十多位戲劇學者及導演導戲紀錄等珍貴文獻，涵蓋法國當代劇創文本及舞台表演兩大範疇：第一部份「書寫之路」，探討劇作風格隨著二十世紀時代演變，經歷了反映觀眾喜好(Abirached 2011: 63-129)、發揮作家想像力(130-193)、前衛劇場斷絕(194-252)、危機與革新(253-286)、新世界新戲劇(287-450)等階段；第二部份「表演帝國」，闡析演員表演(457-533)、導演導戲(535-611)、舞台設計(613-648)等發展脈絡；該書是當今介紹法國當代劇壇發展脈絡與方向，極為重要之專著；穆阿瓦德在此書被列為法國二十世紀後半重要劇作家代表人物之一，和維納維爾(Michel Vinaver)、柯倫伯格(Jean-Claude Grumbert)、戈爾德思(Bernard-Marie Koltès)、諾瓦希那(Valère Novarina)等當代戲劇作家齊名，可見其佔當代劇壇一席之地(55)。

穆阿瓦德戲劇生涯經歷豐富：1991 年完成蒙特婁國立戲劇學院學業，與女演員勒柏容(Isabelle Leblanc)共任「說話者劇團」(Théâtre Ô Parleur)團長，同時編劇、導戲並表演。2005 年成立「Au Carré de l'Hypoténuse」及「Abé Carré Cé Carré」劇團，搬演其創作/改編/譯作，聯繫法國/魁北克當代劇場創作動態，促進兩地年青劇場演員交流互動，發揮並展現高度旺盛的劇場創作力與行政執行力。² 2009 年擔任亞維農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策展總監，開幕大戲「承諾之血」—《沿海地、烈火、森林》(*Le Sang des Promesses, Littoral, Incendies*,

¹ 1997年至2013年之十六年間，創作49齣劇作。1998年發表《關在廁所的偉利》(*Willy Protogoras enfermé dans les toilettes*)，獲得蒙特婁戲劇評論協會最佳戲劇獎；2005年《沿海地》(*Littoral*)獲得法國莫里哀法語區戲劇作家獎(Molière de l'auteur francophone vivant)，但穆阿瓦德因不滿審查制度，拒絕受獎。穆阿瓦德尚改編部份劇作為電影，並兼職導演，如2004年改編拍攝「承諾之血」系列劇作《沿海地》電影；《烈火》(或譯《烈火灼身》)，則由加拿大電影導演丹尼斯·維勒諾夫(Denis Villeneuve)拍成電影，獲加拿大2011年奧斯卡金尼獎最佳影片獎與最佳劇本獎，及美國2011年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提名入圍。

² 2000年至2004年間，穆阿瓦德任職蒙特婁「Quat'Sous劇院」院長。2007年至2012年間，任職加拿大渥太華「國立藝術中心法語劇院」(Théâtre français du Centre national des Arts du Canada à Ottawa)藝術總監。2008年至2010年間，率領「Au Carré de l'Hypoténuse」劇團進駐法國東南方香貝希(Champéry)馬勒侯中心國立劇場(Espace Malraux, Scène Nationale)；2011年至今，擔任法國西岸南特(Nantes)「大T劇院」(Théâtre Grand T)駐院藝術家。

Forêts)，長達十一小時，終場謝幕時，教皇宮廣場二千多名觀眾起立鼓掌致敬，掀起高潮。同年得到法蘭西學院(L'Académie Française)戲劇首獎(Le Grand Prix du Théâtre)，奠定在法國當代劇壇及法語區戲劇界的名聲與地位，至今屹立不搖。

身為黎巴嫩裔加拿大籍的穆阿瓦德，為何得到法國劇壇高度禮遇與肯定？其戲劇創作理念與美學，形塑法國及加拿大當代戲劇之風格類型為何？本文以穆阿瓦德《森林》(*Forêts*，2006)一劇為研例，探討劇作家關注之承諾美學理念。在其「承諾之血」(*Le Sang des Promesses*)系列劇作中，「承諾」，讓主角得以追溯親情血緣與血源、確立家族/族譜/傳承與身世/身份認同；劇作穿越古/今、跨越時/空，在宗教/戰爭，種族/國族，性別/階級，親情/愛情，倫理/亂倫，親養/認養多元議題交錯進行下，尋找如迷宮般血緣傳承關係，爬梳家族族譜的過去與現在，層層抽絲撥繭、建構重組、拼湊出完整脈絡相承的家族身世，為「主角/主我」的「身份/身世」定位；建立跨文化/跨種族/跨國界/跨疆域的多元價值之共識與共鳴。

二、多元文化創作背景

穆阿瓦德 1968 年出生於黎巴嫩(Liban)³首都貝魯特(Beyrouth)東南方之歐瑪市(Deir-Ele Oamar)，並在此度過童年時光；1978 年隨家人躲避黎巴嫩內戰，遷居法國巴黎西北方盧昂市(Rouen)；後因申請延長居留文件未獲核准，1983 年移居加拿大蒙特婁市(Montréal)，時年約十五歲。他的童年時期親歷戰火洗禮，青少年時期在法國過著身份不明的移民生活，青年時期則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完成大學學業；成長過程經歷中亞、歐洲、北美洲多元文化衝擊與融合，「黎巴嫩—法國—加拿大」形構之顛沛流離的生命經驗，讓他將尋求身份的價值與身世的認同，內化為戲劇及電影創作不可取代的靈感與養份。1997 年至 2009 年間，陸續完成《沿海地》(*Littoral*，1997)、《烈火》(*Incendies*，2003)、《森林》(*Forêts*，2006)、《孤單》(*Seuls*，2008)、《天空》(*Ciels*，2009)等劇作，其中《沿海地》、《烈火》、《森林》、《天空》四齣劇作，穆阿瓦德歸之為「承諾之血」系列劇作。錯綜複雜如迷宮般拼圖式遊走不同時間及空間的人物，或是雙胞胎姐弟，或是亂倫父女與母子，皆以青少年為串連劇情的靈魂人物，強調青少年對於「承諾」的信心

³ 本文以法文譯國家及城市的名稱。如「黎巴嫩市」的英文名稱為「Lebanon」，本文以法譯名「Liban」稱之。

與倚重，顯見穆阿瓦德對於青少年心理成長之關切。⁴

當吾人細思穆阿瓦德成長經驗對於其戲劇創作之影響時，深刻瞭解其自身青少年成長時期多元文化的複雜性與地域性，具有十分重要地位。他將青少年探尋身世與身份的迫切期盼，建構為以「承諾」為主軸的戲劇文本。「承諾」，牽引出與血緣/血源、身世/身份的關聯性；劇作家企圖剖露揭示的「承諾之血」，在情感暴力、家庭亂倫、子刃親父、暗戀生母、弟強暴姐、祖孫/父母/子女爭吵…等令人不安甚至驚悚的情節之表相下，其實尚有更為深入/深刻且激發希望的人性光輝。

穆阿瓦德創作背景與其跨文化/跨地域之多元成長文化息息相關。他的出生地黎巴嫩，跨越亞、非、歐洲際地理疆域交集處，是歷史戰略與經濟交通樞紐要地，阿拉伯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交融拉鋸，衝突與戰爭，成為黎巴嫩人民真實生命經歷中，不可逃避的挑戰！第一次大戰後，黎巴嫩曾是法國統治地，1943 年黎巴嫩共和國成立後，法英軍隊始撤離。1975 年爆發基督教及伊斯蘭教派內戰，北鄰國敘利亞及南鄰國以色列，不停歇地舉宗教聖名交互攻戰，直至 1990 年長達 15 年內戰方告結束；然而，黎巴嫩國土及人民生活，卻已遭受嚴重威脅與破壞。敘利亞雖於 2005 年撤軍，暫時結束長達 29 年對於黎巴嫩內政之干預，但黎巴嫩仍須面對動盪不安的宗教與軍事威脅。二十世紀七〇年代黎巴嫩內戰，對於年僅約十歲的穆阿瓦德之影響至深，他親身目睹並經歷戰爭的恐懼與可怕，離開戰火綿延卻是出生的家園/家鄉，不得已且別無選擇地輾轉移居到法國異地，在異文化中短暫生活數年，又被迫遷居至另一個他鄉/異地：魁北克(Québec)。

加拿大魁北克省，是法國文化在北美洲地區的指標版塊。加拿大建國歷程，受到法國、英國、美國等國家的殖民文化影響，目前行政省份及行政地方中，惟獨魁北克省以法語為主要官方語，在全球法語系國家中，實存「法語系同質文化—英語系異質地域」特殊現象。自十六世紀起，魁北克即是法國在北美洲的「新法國屬地」，1867 年英法簽定「北美協議」，魁北克才加入以英國為首的加拿大聯邦；「法屬殖民情結」，一直影響著魁北克的歷史命運。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落敗，

⁴ 2010 年進行「2015 年將是二十歲」計畫(Avoir 20 ans en 2015)，從法國南特市、比利時拿穆市(Namur)、蒙斯市(Mons)、法國外海省留尼旺島(L'Île de la Réunion)及加拿大蒙特婁市等五個城市及島嶼，遴選五十位將於 2015 年年滿 20 歲的劇場年青人，由二十位伴讀者陪同，一起到雅典學習閱讀、到里昂學習寫作、到德國奧許維次(Auschwitz)學習數學、到非洲學習說話、到海中島嶼學習思考。該計畫目的並非為演出戲劇，而是為能擴展年青人的世界觀及宏觀思維。

魁北克開始反省長期依賴法國文化之必要性及正確性。1960 年自由黨推動「寧靜革命」，進行政經社教文化各方面改革，魁北克自我族群意識漸醒，文化認同議題獲得重視。1980 年及 1995 年「全民公投」失敗，魁北克「新民族觀、新地域觀、新文化觀」公諸於世。

回顧魁北克二十世紀前半葉寫實戲劇至新寫實戲劇所呈現之社會群像⁵，如四〇年代魁北克法語戲劇作家傑里那(Gratien Gélinas)在《Tit-Coq》(1948)劇中，平實刻劃小人物(退役兵)親情與愛情，對白平易生動，反映當時社會規範與道德倫理，鼓吹「國家戲劇、平民戲劇」，奠定日後魁北克戲劇發展方向；五〇年代寫實戲劇時期，劇作家勇於探討社會問題及倫常價值觀混淆現象，杜伯(Marcel Dubé)在《Zone》(1953)一劇，以魁北克叛逆青少年走私禁品為主軸，引發家庭及社會亂象以抗議封建父權及專制強權，人物個性鮮明，用語粗野，對於自身命運的無力感似亦隱喻魁北克社會的模糊地位與定位；此期戲劇忠實反映社會，台詞簡潔、具像、生活化，以呈現「人民的語言」，是魁北克寫實戲劇巔峰期風格；六〇年代新寫實戲劇興起，受到「寧靜革命」及歐陸前衛劇場風格影響，劇作家關注魁北克社會邊緣族群的生活真相，川布雷(Michel Tremblay)成名作《Les belles soeurs》(1968)描寫蒙特婁東區貧民窟女工為得到巨額遊戲獎金而與鄰居親友爭鋒相對，劇作大膽使用地方方言(joual)，人物庸俗、個性卑劣、對白辛辣，勇敢表現低下社會階級生活真貌，儼為新寫實戲劇代表劇作。近半世紀魁北克戲劇發展脈絡，可看出法語系社會部份族群在「主體/客體」、「中心/邊緣」、「強勢/弱勢」的二元對立中，為爭取生存所作的努力與奮鬥的勇氣。此戲劇社會現象，正呼應著魁北克法語系文化在加拿大英美主體文化下的弱勢事實；繼而衍伸「法國/法語系國家」、「加拿大/魁北克」、「英美文化/法語系文化」、「主體、主導、強勢/客體、附從、弱勢」等相關議題與論述。

上述魁北克文化意識對於法國主體文化意識的認同，正呼應著穆阿瓦德從黎巴嫩到法國，再從法國到魁北克，自身經由地理疆域的遷移，所面臨對於母體文化及客體文化的適應與認同、省思與批判。他在戲劇創作中，一次又一次正視/審思自身生命的流離/遷移/流亡/出走，探討自我身世，追尋自我身份，進而重新界定，重新出發。

⁵ 梁蓉，2005年04月，《Une image sociale francophone dans *Tit-Coq* et *Zone*》(法語系社會群像—以魁北克劇作*Tit-Coq*及*Zone*為例)，文化大學，「法國本土之外的法語：認同與異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ISBN 986-7558-69-3，頁173-186。

三、「承諾之血」四部曲

如前所述，1997 年至 2009 年間，穆阿瓦德陸續完成「承諾之血」系列劇作：《沿海地》(*Littoral*, 1997)、《烈火》(*Incendies*, 2003)、《森林》(*Forêts*, 2006) 及《天空》(*Ciels*, 2009)⁶，紀錄穆阿瓦德十二年間創作心境/歷程⁷；從黎巴嫩經法國到魁北克，穆阿瓦德的成長地圖，看似豐富遼闊，實則不定漂浮，對於出生地/母文化/母語的依戀/回憶/追尋，潛移默化成為其戲劇作品的創作養份與靈思泉源，也讓其劇作皆具半自傳色彩：如《沿海地》要安葬父親遺體於家鄉的年青男子維爾弗瑞德(Wilfrid)、《烈火》中尋找母親生前事蹟的年青男孩瓦哈布(Wahab)、《森林》中飄洋過海尋找曾祖母下落的年青女孩路樸(Loup)、《天空》中解讀反恐攻擊密碼的年青解碼員克雷蒙(Clément)，都是穆阿瓦德的化身(Mouawad 2009 (4) : 10)。

事實上，劇作家自承劇作主角名字，皆與自己的名字「瓦吉帝」(Wajdi)之第一個字母「W」相關：例如《沿海地》主角「Wilfrid」、《烈火》尋母的年青男孩「Waha」、《森林》尋母身世的「Loup」(法文字義為「狼」，「狼」的英文字則是：Wolf)等(Mouawad 2009 (4) : 10)。而四部劇作之劇名，各自與「海」—《沿海地》、「火」—《烈火》、「林」—《森林》、「天」—《天空》之意象相聯，分別意調著劇作家對於家鄉黎巴嫩貝魯特及現居地魁北克蒙特婁，在地域/疆界之心理/想像的空間/場域。遊走在戰爭/和平、出生/死亡、父親/兒子、母親/姐弟、此地/他處、現在/過去、今日/昨日、自我/他者、家鄉/異鄉、旅行/流亡，在在書寫著穆阿瓦德真實真切的生命經歷與生活體驗。

「承諾」，是「承諾之血」四部曲共同主軸；更是穆阿瓦德戲劇創作的靈魂。2008 年間所完成《孤單，路徑、劇本與畫作》(*Seuls, chemin, texte et peintures*)⁸，穆阿瓦德身兼編劇、導演、及主角，一人單綱演出：第一部份：「路徑」(22-121)，紀錄創作理念緣起及構思過程；第二部份：「劇本文本」(122-189)，敘述年青男

⁶ 由法國巴黎 Actes Sud 出版社及加拿大魁北克 Leméac 出版社共同集結出版。

⁷ 此四齣劇作，皆由穆阿瓦德構思編劇及導演，且率領其「Au Carré de l'Hypoténuse」、「Abé Carré Cé Carré」等劇團共同製作演出。

⁸ 《孤單》於2008年3月首演法國香貝希「馬勒侯中心」，由穆阿瓦德自編自導，蒙特婁「Au Carré de l'Hypoténuse」劇團製作，並與法國香貝希「馬勒侯中心」、南特「大T劇院」、馬勒科夫(Malakoff)「71劇場」(Théâtre 71)、土魯斯(Toulouse)「國立土魯斯劇院」等機構合作，於2007年至2014年間，長期巡演法國香貝希、阿爾(Arles)、南特、土魯斯、波爾多(Bordeaux)、勒蒙(Le Mans)、里昂(Lyon)、卡瓦隆(Cavaillon)、巴黎、里慕吉(Limoges)、香檳市(Champagne)等地。2008年參演亞維農藝術節，並於魁北克渥太華「國立藝術中心法語劇院」演出。

子哈溫(Harwan)為完成蒙特婁大學博士論文，不顧父親反對及姐姐譏笑，執意從蒙特婁飛到俄國聖彼得堡艾赫米特吉博物館(Musée de l'Ermitage)，參加一場魁北克當代劇場導演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林布蘭特(Rembrandt)《浪子回頭》(Le Retour du fils prodigue)畫作前的獨幕劇表演。該劇雖非「承諾之血」系列，但穆阿瓦德自剖創作動機，仍與戰爭/流亡、父親/兒子、母語/外語、家鄉/異鄉等主題相關，實仍呼應「承諾之血」一貫書寫理念。

「承諾之血」首部曲《沿海地》，與穆阿瓦德自1978年離開家鄉十四年後，首度返回童年故鄉有關⁹；當下，他自承：「(...)和過去有關的氣味、風景、感覺，都回來了(...)」(Farcet 2009 (1): 153)；然而，在家鄉，他卻自覺成了異鄉人/陌生人；當下的一切景象，對他而言，全新又陌生；他不停自問：「若當年沒離開黎巴嫩，自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153)，「而那個還沒離開家鄉的自己，現在又在那裏？」(153)；穆阿瓦德因此和另外一個還留在家鄉的自己/童年，開始對談，繼而建構了《沿海地》一位年青男子維爾弗瑞德(Wilfrid)，因著對於父親亡魂的「承諾」，要安葬亡父遺體於家鄉；返鄉旅程串結「自己—父親—家鄉」，重建童年/家族/身世的關係/關連。

《沿海地》¹⁰具寓言童話色彩，全劇六段主題題名：這兒(Ici)、昨天(Hier)、那兒(Là-bas)、他者(L'Autre)、路途(Chemin)、沿海地(Littoral)，標示著劇情發展的邏輯；各段之內再依數序分成1至44個小段，連串全劇發展；八個主要角色，除了父親之外，皆是幫助維爾弗瑞德實現「承諾」的朋友：精靈騎士古爾默隆(Chevalier Guiromelon)在維爾弗瑞德遭遇困難時，總能立即現身為其解困；女巫西蒙(Simone)全程為維爾弗瑞德引見父親故鄉耆老薩伯(Sabbé)、光點仙女阿美(Amé)、死亡名錄登記員約瑟芬(Joséphine)，眾人齊心協助維爾弗瑞德，完成將父親遺體葬於家鄉沿海海域的「承諾」。「沿海地」，實為「父親家鄉」之代稱：回到「沿海地」、安葬父親遺體於「沿海地」，皆意謂著「返回家鄉」，尋建家族根源，確立維爾弗瑞德承續父親的血緣身份/身世。

第二部曲《烈火》則從戰爭/黎巴嫩內戰出發，穆阿瓦德不忘戰爭對其成長

⁹ 1992年獲得加拿大文化委員會補助，赴黎巴嫩貝魯特進行研究計畫。

¹⁰ 《沿海地》由穆阿瓦德擔任編劇及導演，蒙特婁「說話者劇團」製作演出。1997年六月首演於魁北克蒙特婁美洲戲劇節「今日劇院」(Théâtre d'Aujourd'hui)，劇長四小時；1998年至1999年間，巡演法國里慕吉「聯合劇院」(Théâtre de l'Union)；1999年於亞維農藝術節演出；2000年至2004年間巡演法國馬拉科夫「71劇場」、阿雷斯(Alès)「克拉特劇場」(Le Cratère)、巴黎東郊馬恩(Marne)「華鐸劇場」(La Scène Watteau)等地。2006年至2007年間，穆阿瓦德修編劇本，於2009年演出的版本，精簡語句及情節，劇長縮短為二小時四十分鐘。

過程的深刻影響；因為「戰爭」，他被迫離開家鄉、中斷喜歡的繪畫、失去與母語的聯繫(Mouawad 2008 : 48)；他藉由《烈火》¹¹一劇中，一對年青雙胞胎姐弟珍妮(Jeanne)及西蒙(Simon)對於母親遺囑所託的「承諾」，展開找回父親及弟弟的尋根歷程，揭露戰爭所造成的時代悲劇及對人性的無理性摧殘。

珍妮及西蒙兩姐弟，對於尋父及尋弟等線索，抱持不同態度：珍妮急欲獲得生父及親弟訊息，西蒙卻拒絕接受在姐姐及母親之外，還有「父親及弟弟」兩個親人。儘管如此，兩人雖屢經爭吵，但仍想方設法詢問親友，甚至遠赴加拿大及黎巴嫩，將所獲蛛絲馬跡片斷訊息，如拼圖般逐漸拼湊成親人及家族真實面貌。全劇分成四部份(四幕)，38 小段(38 景)，各片段的時間與空間，交相錯綜地陳述鋪陳，營造全劇如探險般的驚心歷程，經由抽絲撥繭後，方能全盤領悟劇情發展方向與劇中人物個性特色；劇末終而發現，當年失去生母音訊的男孩，日後成為恐怖主義激進份子；在其控管的監獄內，殘害反恐被補的母親。重逢後的母子，相見卻不相識，顯現戰爭的無情與悲涼，間接指涉戰爭對於身處戰火的人們之漂蕩身世的感慨與感傷。

第三部曲《森林》¹²，描述八代祖父母及孫子女之間的血緣關係傳承過程。時空橫跨十九世紀法國第二帝國普法戰爭時期的史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經二十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納粹屠殺法國猶太人的法國南錫市(Nancy)及梅茲市(Metz)；再經甘乃迪總統遇刺、越戰、黎巴嫩戰爭、柏林圍牆倒塌等歷史事件，到 2006 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蒙特婁市；全劇呈現的時空背景，是跨國界/跨時代的人類歷史縮影。在此時空間多元交錯下，一名十六歲年青女孩路樸(Loup)，為完成對於母親及祖母的「承諾」，進行如拼圖遊戲般之追尋自我身世的冒險過程。路樸在母親艾美(Aimée)過世後，尋訪祖母路絲(Luce)身世，發現曾祖母路迪維妮(Ludivine)是法國十九世紀第二帝國時期法德邊境凱勒鐵路製造商的家族第四代後裔；第二代阿爾伯特·凱勒(Albert Keller)率家人避居法國

¹¹ 《烈火》由穆阿瓦德擔任編劇及導演，蒙特婁「Abé Carré Cè Carré」劇團及「Quat'Sous劇院」共同製作，與蒙特婁美洲戲劇節、說話者劇團、法國阿爾卑斯山區梅蘭(Meylan)「六角形劇院」(Théâtre de L'Hexagone)等機構合作，2003年3月首演於該劇院；並於2003年至2011年間，長期巡演於法國巴黎、南特、里昂、土魯斯、瑞士洛桑(Lausanne)等地之國立劇院或國立劇場。

¹² 2000年間，穆阿瓦德至捷克參加《沿海地》讀劇會，經過法國東南方瓦涅阿市(Vagnas)，無意間在當地墓園看到一座墓碑上刻著：「Lucien Blondel, 1856-1949」。他發現此人活過近一個世紀，經歷三場戰爭—1870年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穆阿瓦德起念將橫跨法國與德國世仇戰爭及「Lucien Blondel」寫入《森林》劇中。(Farcet 2009 (2) : 169)

阿爾登省(Ardenne)山區森林，與世隔絕的森林家庭所發生人倫悲劇，寫下路迪維妮坎坷身世。然而，路迪維妮生前並不能生育，其好友莎拉·賽姆爾(Sarah Samuel)才是路絲的生母！劇中人物懸疑身世的鋪陳佈局，倒敘錯置時空，見證大我時代歷史的變遷，體現小我追求生命價值的勇氣！

第四部曲《天空》，緣起於 2004 年，穆阿瓦德在美國紐約懷特寧美術館(Musée Whitney)，看到電腦動畫藝術家阿肯傑(Cory Arcangel)〈超級馬里歐雲朵〉(Super Mario Clouds)創作：電腦投影牆上，三三兩兩片白色雲朵，緩慢飄掠藍色天空；意象簡單，卻讓他聯想起三年前發生在當地的恐怖攻擊事件，《天空》¹³應念而起：該劇敘述反恐國際組織之密碼解讀員瓦雷希(Valéry)之自殺事件，引發成員彼此爭執與互疑；繼任解碼員克雷蒙(Clément) 與電腦資訊工程師查理(Charlie)及多語翻譯員朵拉羅絲(Dolorose)等人，鍥而不捨解讀瓦雷希所留電腦郵件線索，終於破解該恐怖組織所攻擊的地點及對象，是巴黎、紐約、蒙特婁、東京等八個國際城市的博物館觀眾。瓦雷希解碼之時，已先得知恐怖組織首領，竟是他正值青春期的兒子阿那多勒(Anatole)，瓦雷希羞愧之餘，自殺身亡。查理等人為了揭開瓦雷希自殺謎團，犧牲家庭生活；當查理的兒子維克多(Victor)得知不能與父親共度聖誕時，極度失望表示：「你答應過我！」(Tu m'avais promis.)(Mouawad 2009 (3) : 46,47)，此處之「承諾」，是一個未能實現的「承諾」；然而，維克多為了實現對父親查理的「承諾」，仍去博物館參觀畫展，卻不幸在恐怖攻擊事件中喪失性命；「承諾」之未實現與實現，顯現人生困境無以承受之重/痛。穆阿瓦德在此再次質疑，受到戰爭陰影影響之青少年離經叛道行為與「承諾」之反面影響。《天空》對於血源的承諾，雖未以個人家族為主軸，但藉由反恐行動的策劃與進行，間接關切年青人對於生活/家庭/世界的反叛情結，更展現穆阿瓦德的國際視野與人道關懷。

由上述「承諾之血」四部曲之創作緣起，顯現穆阿瓦德馳騁在戲劇創作場域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與聯想力；但也看出其泉湧靈感仍不間歇地反向/反思/反省自身成長經歷，因而激盪完成系列劇作。《沿海地》兒子維爾弗瑞德對父親的承諾，展開返鄉安葬父身之旅、《烈火》雙胞胎姐弟珍妮及西蒙對母親的承諾，揭露母親身世及另有私生子的秘密、《森林》孫女路樸實踐對母親及祖母的承諾，尋建

¹³《天空》於2009年7月首演法國亞維農白堡劇場(Châteaublanc)，由穆阿瓦德編劇及導演，蒙特婁「Au Carré de l'Hypoténuse」劇團及「Abé Carré Cé Carré」劇團共同製作，續與渥太華「國立藝術中心法語劇院」、法國香貝希「馬勒侯中心」、南特「大T劇院」、里昂「賽勒斯汀劇院」等機構合作，於2009年至2010年間，巡演法國亞維農、南特、里昂、土魯斯、香貝希、科爾諾柏勒(Grenoble)、巴黎等地。2009年參演亞維農藝術節，2010年公演於巴黎歐洲劇院(Odéon-Théâtre de l'Europe)。

跨世紀/越洲際的家族族譜、《天空》兒子查理對父親的承諾，即使在博物館恐怖攻擊事件中喪生，仍至死不悔。基於「血緣/血源」的「承諾」，讓「承諾之血」四部曲，皆與家族/族譜、身世/身份相關；只見劇中人物漂洋過海，為能尋根立命，重新界/介定自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沿海地》、《烈火》到《天空》，穆阿瓦德要挖掘從遺忘到記憶、從盲目到明確、從沉默到言語的血緣/血源與傳承/身世的真相。四部曲之第三部曲，《森林》，在時間、空間、人物、情節、對白等方面，皆較其它三齣劇作，更明顯聚焦於「承諾」的意象主軸，清楚呈現「承諾」與身世/血緣之關連性。基此，本文茲以《森林》為研例，爬梳劇情發展脈絡，解析劇本結構特色，釐清「承諾」意義與意涵，期能闡明穆阿瓦德「承諾」書寫美學理念。

四、《森林》的血緣/身世

《森林》¹⁴，全劇分七幕 24 景，時間縱跨 1850 年至 2006 年間，空間橫越北美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婁市，至歐陸法德邊境史特拉斯堡市及法比邊境阿爾登省(Ardenne)山區。全劇雖未以「景」(Acte)與「幕」(Scène)分別，但劇本整體架構卻十分具有邏輯性，可依劇作家安排七段分為七幕，再依各幕之下的阿拉伯數序之銜接，分為 24 景；各景之下再以英文小寫字母序從a至e不等，分成數個小景，串接各段劇情發展。主要人物十七位，以路樸追尋家族血緣/身世為主軸，串連各幕錯綜複雜的劇情。全劇七幕之名稱，皆以劇中人物的名字為主；如「艾美的腦」(Le cerveau d'Aimée)、「雷歐妮的血」(Le sang de Léonie)、「路絲的下顎」(La mâchoire de Luce)、「歐戴特的肚子」(Le ventre d'Odette)、「艾倫的皮膚」(La peau d'Hélène)、「路迪維妮的性別」(Le sexe de Ludivine)、「路樸的心」(Le coeur de Loup)；其中「艾美、路絲、路樸」(第一幕、第三幕、第七幕)，代表著「路樸家系」；「雷歐妮、歐黛特、艾倫、路迪維妮」(第二幕、第四幕、第五幕、第六幕)代表著「凱勒家族」；此兩大家系/家族之血緣關係及人物身世，構成全劇發展兩大軸線。為能全盤瞭解劇情發展脈絡，茲依各幕幕名及幕/景順序，概述

¹⁴ 《森林》首演於2006年3月法國香貝希「馬勒侯中心」，由穆阿瓦德編劇導演，蒙特婁「Abé Carré Cé Carré」劇團及「Quat'Sous劇院」共同製作，並與法國香貝希馬勒侯中心、南特「大T劇院」、馬勒科夫「71劇場」、土魯斯「國立土魯斯劇院」等機構合作，於2005年至2011年間，長期巡演法國香貝希、南錫(Nancy)、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南特、里昂、土魯斯、里爾(Lille)、昂傑(Angers)、薩翁(Saône)及巴黎等地之國立劇院或國立劇場。

劇情大要如下：

首先，「艾美的腦」(Le cerveau d'Aimée)(第一幕，第 1 至 6 景)、發生在 1989 年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婁市，一名年青孕婦艾美，和其丈夫巴布提斯特(Baptiste)正準備迎接將出世的女兒，但艾美因於癲癇症病發，猶豫是否要生下女兒；繼經由 X 光片檢查結果發現艾美腦中有腫瘤，係造成其癲癇病發主因。醫生建議艾美墮胎以保住自身性命，艾美卻在不經意看見一則蒙特婁高中女生被精神異常男子殺害的電視社會新聞中，領悟到生命的可貴；決定生下女兒，並取名為「路樸」(Loup)。路樸的誕生，意外揭露艾美的身世：她的生父母並非傑克·隆柏(Jacques Lambert)與瑪麗·隆柏(Marie Lambert)；而是阿席勒·弗隆(Achille Volant)及路斯·弗隆(Luce Volant)。正因如此，路樸長大後，在古生物學家道格拉斯(Douglas Dupontel)協助下，實踐對母親生前的承諾，要找到艾美的生母路絲·弗隆。從路樸到艾美、從艾美到路絲，一場尋根之旅於焉展開，此為劇情主要軸線之一。

接著，「雷歐妮的血」(Le sang de Léonie)(第二幕，第 7 至 8 景)，時間回到 1917 年，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法邊界一名逃兵路西安(Lucien)，躲身於法國東北境阿爾登省山區一處森林內，被與世隔絕的三姐妹珍妮(Jeanne)、瑪麗(Marie)及雷歐妮(Léonie)救活；繼而和雷歐妮相戀生下一女，名為路迪維妮(Ludivine)。此幕劇情人物和第一幕劇情人物交錯進行，顯見劇作家不遵從傳統線性發展框架，縱跨時間/橫越空間多向跳躍發展，讓 1917 年一次大戰的法國比利時邊境阿爾登省山區的路西安/雷歐妮，與 1989 年及 2006 年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婁的艾美/路樸，似乎產生若有似無的血緣關連，增加劇情撲朔迷離又錯綜複雜的懸疑張力。

繼者，劇情回到「路絲的下顎」(La mâchoire de Luce)(第三幕，第 9 至 10 景)，重返 2006 年的蒙特婁市，路樸找到祖母路絲，並驚訝發現路絲亦由養父母帶大，原來在 1946 年間，路絲被一名加拿大航空飛行員阿爾蒙·哥德布(Armand Godbout)從法國帶回蒙特婁市，交由阿爾蒙雙親羅冉·哥德布(Rosaire Godbout)及路易絲·哥德布(Louise Godbout)扶養；兩人逝世前告知路絲，其生母名叫路迪維妮(Ludivine)。此幕穿插一位名叫莎拉(Sarah)的女子，找到路絲，並向其展示路迪維妮生前相片；然而，莎拉是誰？為何她也尋找路絲？劇作家在此並未揭曉莎拉與路絲的關係，只見路樸、路絲、莎拉的重逢，似乎已為路樸的家族圖譜，從路迪維妮、路絲、艾美、至路樸，隱約畫下四代相承脈絡。

劇情發展至第四幕，「歐黛特的肚子」(Le ventre d'Odette)(第 11 至 18 景)，牽引出第二條軸線，1872 年間，德法邊界的史特拉斯堡市，法國鐵路製造商凱勒家族大家長亞歷山大·凱勒(Alexandre Keller)，為使家族企業能在普法戰爭期

間存活，決定歸化德國籍，「改變國籍，不代表改變身份」(Mouawad 2009 (2) : 84)，一語道破綜貫全劇的身份認同迷思，也看出劇作家雖經歷顛沛流離成長路程，仍執著於身份與國籍之間的界定/界線。亞歷山大的兒子阿爾伯特(Albert Keller)告知父親將和女友歐黛特結婚時，亞歷山大強力反對，因為歐黛特正懷有亞歷山大的孩子，但阿爾伯特在不知情的情形下，和歐黛特結婚，遠離父親和繼母的富裕家庭，1873 年至 1882 年間避居在阿爾登省山區的荒野森林內；歐黛特生下與亞歷山大所孕之雙胞胎，女嬰名為艾倫(Hélène)，男嬰名為艾德卡(Edgar)；後又生下阿爾伯特之子，艾德蒙(Edmond)，一家五口，共同生活在與世隔絕的森林，建立自給自足的動物園，豢養野生動物維生。

阿爾伯特在森林動物園外掘下壕溝，和妻兒相依為命，但是他卻愛上歐黛特與亞歷山大所生之雙胞胎長女艾倫；「艾倫的皮膚」(La peau d'Hélène)(第五幕，第 19 景)，分成 a 至 k，11 小景，描述阿爾伯特與艾倫的(養)父(養)女戀情，打亂家庭生活步調，擾翻父/子、夫/妻、姐/弟之家庭倫理常情；艾德卡強烈反對父親和姐姐的戀情，起念離家出走，父子激烈爭吵後，艾德卡方知阿爾伯特是養父而非生父，晴天霹靂，更加深養父子對立。艾倫生下與阿爾伯特的孩子，是凱勒家族第四代，一對雙胞胎女兒：珍妮與瑪麗；強忍多時幾近崩潰的歐黛特，絕望之際，自投水溝身亡；喪失理智的艾德卡，趁養父和姐姐作愛之際，殺死養父，強暴姐姐，而後自盡。

留活下來的艾德蒙，執意遠行尋探新世界，他允諾艾倫，一旦找到新天地，就會接她離開森林；艾德蒙離開後，艾倫生下第二胎雙胞胎，女兒名為雷歐妮(Léonie)；男嬰不知去處。生父不知是阿爾伯特或是艾德卡的雷歐妮，和雙胞胎姐姐珍妮及瑪麗，及母親艾倫，共守森林動物園。此處雷歐妮的出現，呼應著第二幕雷歐妮與路西安的相戀、相愛、生下女兒路迪維妮等情節；由雷歐妮到路迪維妮的血緣，是古生物學家道格拉斯鏢而不捨地在南錫市政所調查檔案資料所確定：當雷歐妮與路西安一家三口，決定離開森林時，路西安死於森林壕溝，雷歐妮在路迪維妮背上刻下：「我永不拋棄你」(Mouawad 2009 (2) : 134)，卻無可選擇地將她棄置於南錫市立孤兒院，留下字條：「我名叫路迪維妮，把我交給艾德蒙，長頸鹿管理員，阿爾伯特·凱勒之子，也是亞歷山大·凱勒之子。」(134)

全劇至此，似已將路樸—艾美—路絲—路迪維妮的家譜網圖，連繫路迪維妮—雷歐妮—艾倫—阿爾伯特—亞歷山大的凱勒家族；尋此族譜，路樸的遠祖，似可追溯到十九世紀的亞歷山大·凱勒！然而，道格拉斯發現路迪維妮不能生育，

並無直嗣子孫的族譜紀錄，讓全劇出現節外生枝變局，路迪維妮是否真無後嗣？若果如此，是否意調路樸尋根之旅，在祖母路絲處即已停止？

劇情接近尾處，出人意表出現「路迪維妮的性別」(Le sexe de Ludivine)(第六幕，第 20-22 景)，道格拉斯在南錫市政府檔案處查到一張檔案相片，是二次大戰期間對抗納粹德軍的「鸛鳥陣營」(Le Réseau Cigogne)成員合照。經市府官員協助找到相片中成員的後代且經指認後，路迪維妮是成員之一，另有其好友莎拉·柯恩(Sarah Cohen)及薩姆爾·柯恩(Samuel Cohen)等人。原來 1936 年間，路迪維妮及莎拉，在巴黎藝術學院學習繪畫與攝影，結為好友；莎拉後與男模特兒薩姆爾·柯恩相戀結婚，並生下一女嬰。當時眾人一齊加入「鸛鳥陣營」抗德地下組織，路迪維妮為能返回史特拉斯堡，深入德軍邊境，改姓、易裝、變性；由原來從父姓路西安·布隆戴爾(Lucien Blondel)之路迪維妮·布隆戴爾(Ludivine Blondel)，改為路迪維妮·布魯雅爾(Ludivine Brouillard)。不料，抗德計畫失敗，薩姆爾被捕入集中營身亡；路迪維妮主動要求和莎拉互換身份，並將莎拉與薩姆爾所生的女兒，輾轉交給一名飛往美洲的加拿大籍飛行員，附上女嬰假身份證，取名為路絲·布魯雅爾(Luce Brouillard)，是路迪維妮·布魯雅爾之女。莎拉得到路迪維妮的護照，逃過殺身之劫；路迪維妮卻於 1944 年間被逮捕，頭骨被槌打碎裂，命喪波蘭特伯林卡(Treblinka)集中營。而被善心飛行員帶至加拿大蒙特婁的女嬰，路絲·布魯雅爾，正呼應第三幕路絲係由養父母帶大的情節，也回應莎拉在蒙特婁找到路絲之動機，因為路絲的生母，不是路迪維妮，而是莎拉！

劇末，「路樸的心」(Le coeur de Loup)(第七幕，第 23 至 24 景)，道格拉斯歸結路絲、艾美、路樸，應屬莎拉·柯恩與薩姆爾·柯恩家系，而非屬凱勒家族！路樸的複雜身世謎團，至此終於得到解答；場景回到艾美葬禮，路樸朗唸出六段如同現代散文詩般的短詩，誠懇吐露內心深處聲音，呼應此幕幕名：「路樸的心」。路樸感謝母親給予她生命，得以來到世界，找尋身世與身份。路樸以「心跳」及「心跳聲」，表達自己的心聲，同時表示自己對於身世及童年的依戀：

「母親，

我們的心停在那兒？

心跳聲一直到那兒方可被聽見？

我的心跳一直到時間之夜，

為能燃起光亮，

讓童年離開陰墓。」(Mouawad 2009 (2) : 161)

路樸以「暴風雨」(orage)形容生命困境，她的生命之開始，卻是母親艾美生命之結束；但是「血緣」，將她們及她們的祖先，串連在一起；路樸堅定相信：「我永不拋棄你」(Je ne t'abandonnerai jamais)，正是對血緣的認同與肯定！代代相傳「得救的生命、失去的生命、奉獻的生命」(vie sauvée, vie perdue, vie donnée)(162)，更是永不改變的血緣與身世之「承諾」！

《森林》全劇七幕 24 景之劇情發展，不依照各幕/各景之先後順序進行；由【表一】可看出全劇 24 景雖然是連號排序；但若以劇情結構編排順序而言，將發現第一幕至第七幕的劇情發展時間，彼此前後交疊進行，空間場景則此地/異地快速交替，各幕/景皆以 2006 年路樸尋根之旅為主，連結 1850 年間凱勒家族在法德邊境發展(第四幕)、1917 年間阿爾伯特在法國阿爾登山區建造森林家庭(第四幕、第五幕)、1936 年間路迪維妮和莎拉在巴黎參加抗德地下組織及 1944 年間路迪維妮被捕入集中營(第六幕)。以第四幕為例，雖以凱勒家族為劇情發展主線，但卻穿插著路迪維妮身世及其與凱勒家族第三代艾德蒙的對話，增加劇情雙線交會發展的變化性與意外性。幕終突現一場雨，帶引出路迪維妮/艾德蒙(1943 年)、路樸/道格拉斯(2006 年)、歐黛特/艾德蒙(1873 年)，三段不同時代、不同空間的人物之跨時間/跨空間的交錯對白：

路迪維妮：「您要做什麼事？」

路樸：「我們要做什麼事？」

道格拉斯：「去見公證人，他負責凱勒家族檔案。」

歐黛特：「艾德蒙？你在做什麼？一個人，蹲在長頸鹿腳下？」

艾德蒙：「長頸鹿和我，我們等下雨。...」

2006 年的雨，1943 年的雨，1873 年的雨。

路樸：「好，可以...」

路迪維妮：「您聽到了嗎？」

艾德蒙：「終於！」

路樸、歐黛特、路迪維妮：「下雨了。」

艾德蒙：「爸爸，媽媽，艾德卡，艾倫，看，長頸鹿開心了！」

(Mouawad 2009 (2): 108-109)

上例引句，充份顯現穆阿瓦德打破劇情發展的時間/空間之邏輯性、直線

性，讓十九世紀 1873 年間法德邊境凱勒家族四代，與二十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3 年間路迪維妮成長背景，至二十一世紀 2006 年間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婁路樸尋根四代，多元軸線交會交聚，穿越時間及空間，展現劇情的想像/發展之可能性與創造性。

全劇錯置時序及地點，卻能靈活交綜進行，顛倒前後因果來去順序，又使得劇情如迷宮般撲朔迷離，更如拼圖遊戲般玄機四起，必須細心抽絲剝繭，往返對照前後劇情進展，方得勾勒劇情主軸與次軸方向。如此書寫風格極為活潑生動，為劇情增添懸疑趣味；又因內容牽涉醫學(癲癇症、雙胞胎、生物科學、精神科醫學、癌症)、歷史(普法戰爭、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越戰)、地理學及生物科技等專業領域，更顯劇作家宏觀創作視野與多元創作才華。

穆阿瓦德擅用倒敘法、錯序法、交置法，營造複雜難懂、撲朔迷離的戲劇氛圍，及豐富多變的時/空意象。然而，全劇又充份呈現劇作家綜貫全劇之縝密心思，安排劇情前後呼應，衝撞讀者習以為常之理解方法/規範；更甚者，在同一舞台空間上，必須同時呈現多處時間及空間互異的場景，開啟舞台多角度空間表演之創造可能性；實乃穆阿瓦德戲劇美學的特色所在。

五、《森林》的「承諾」書寫

貫穿《森林》全劇的核心價值，就是實現「承諾」，釐清劇中人物的血緣關係，確定自身身世與身份。路樸追尋母親艾美、祖母路絲、曾祖母路迪維妮之身世為劇情發展主軸；意外發現路迪維妮系出法國十九世紀第二帝國時期亞歷山大·凱勒家族第四代時，路樸的遠祖，似可溯至凱勒家族；然而，路迪維妮不能生育之檔案資料，揭露她的生死之交莎拉·柯恩，方是路絲生母之事實。經由路樸身世/身份真相大白之過程及歷程，穆阿瓦德書寫《森林》的「承諾」。

1. 「森林」的意喻

《森林》劇中，有一片「森林」，是路樸從加拿大至法國的尋根旅途中，未曾涉足的「異境」；劇作家未曾安排路樸與古生物學家道格拉斯進入「森林」。這片「森林」，是凱勒家族從十九世紀末跨二十世紀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神秘家園。「森林」的意涵為何？界/介於理想—凱勒家園，與現實—紛亂戰爭的真相，又是如何？

《森林》中的「森林」，是凱勒家族第二代阿爾伯特心目中的庇護之所，更是新世界所在地：「聽我的夢想，(...)，我將獲得一片土地，與世隔絕，遠離人類

的干擾。四處遍佈樹林，一條河流，一個原始又神秘的世界，一座天堂。」(Mouawad 2009 (2) : 99) 阿爾伯特希望世代生活在森林裏，不問人事，他以為在這座天堂內，人和動物可以永世和平共處，代代相傳，生生不息，避開世間暴力侵擾，回到人類善性本源，最終獲得自由！他曾自信滿滿地對艾德卡說：

「百年後，人們將尊敬我們，因為我們的犧牲，改變了世界！...。
帶來幸福的人，不是理智的人，而是夢想家，根據夢想行動的人！」
(Mouawad 2009 (2) : 122)

然而，在這座「森林—天堂」長大生活的孩子，卻未實現阿爾伯特的夢想；阿爾伯特為了完成己身烏托邦夢想，忽略艾德卡及艾德蒙追求夢想的權利與意願，(養)父子衝突四起；不僅如此，甚且互相殘殺，極盡所能揭露人性醜陋百相，在(養)父(阿爾伯特)/(養)女(艾倫)、母親(歐黛特)/兒子(艾德蒙)、姐姐(艾倫)/弟弟(艾德卡)、哥哥(艾德卡)/弟弟(艾德蒙)之間，爆發手刃父親，強暴親姐等人倫悖情慘事。接二連三的家庭人倫悲劇，都發生「森林」裏。此際的「森林」，究竟是「人倫天堂」？亦或「情感煉獄」？穆阿瓦德以《森林》作為劇名，卻賦予劇中「森林」：恐慌/瘋狂/失序/憤怒等隱喻意象；是否亦意謂著森林庇護之不可行？人間天堂之不可得？

2. 「承諾」的意涵

雖然《森林》劇中的「森林」，呈現複雜多舛人倫關係，但全劇人物，在不同時間/空間背景下，圍繞著血緣傳承的核心理念，慎重作出的「承諾」：「我答應你」(Je te le promets.) (Mouawad 2009 (2) : 48,82,94,99,131,133,149,155,156,159) 及「我永不拋棄你」(Je ne t'abandonnerai jamais.) (131,133,159)，卻真切顯現各人物對於身世與身份的重視。事實上，《森林》的「承諾」，具有多元意涵：當路樸對祖母路絲說出「我答應你」(82)的「承諾」，堅定她漂洋過海尋建族譜的意念；阿爾伯特對妻子歐黛特說：「我們逃走吧，但我們的逃亡，我答應你，將是我們共建新世界的開始」(99)之「承諾」，充滿對於在森林建立新世界/新生活的盼望；當路迪維妮要求莎拉生下孩子，並和她交換身分證件，莎拉所說：「我答應你」(149, 156)之「承諾」，見證了路迪維妮的勇氣與膽識，及兩人患難友情。

在「我答應你」之外，另一「承諾」——「我永不拋棄你」，則表現更深層的

血緣依賴與信賴，例如：在阿爾登省山區森林動物園長大的艾德蒙，目睹哥哥艾德卡殺死父親，強暴姐姐後自殺的慘劇，向母親歐黛特保證：「我永不拋棄你」(131)，代表了對於母親的依戀，更勇敢承擔面對家庭悲劇的責任；當路迪維妮找到艾德蒙並要求告知身世時，艾德蒙作出「我永不拋棄你」的承諾，讓路迪維妮的身世之謎，得以步步揭曉(133)；又如古生物學者道格拉斯協助路樸找回四代家族歷程，亦對路樸承諾「我永不拋棄你」(159)，加強她追尋身世的信心。

「我答應你」及「我永不拋棄你」，是貫穿《森林》全劇最重要的「承諾」；「答應」(promettre)及「拋棄」(abandonner)的字義本是對立/相反；然而，當劇中人物說出「我永不拋棄你」，以否定/拋棄的字句，更加強了「我答應你」的「承諾」；換言之，「我答應你」及「我永不拋棄你」，雖是兩個句子，事實上，卻是同一個「承諾」：「我答應你，我永不拋棄你」！這是追求「血緣/血源」之「承諾」，更是確立「身份/身世」的「承諾」！

3. 「承諾」的人性光輝

在《森林》紛擾混亂且幾近雜亂失序的人倫關係中，不同背景下出現的「我答應你」及「我永不拋棄你」之「承諾」，出於對生命及家族的歸屬感，更出於對自我身份之追尋與認同。劇作家因而掘出一條光明路徑，展現對於人性正面力量的希望與盼望。例如，當艾美得知蒙特婁曾發生一起十四名女學生被槍殺死亡後，她不顧醫生建議，願意冒著生命威脅，執意生下胎中嬰兒，並說出一番關於「愛」與「快樂」的肺腑之言：

「介於我肚裏的孩子及我腦裏的孩子之間，介於我自己的死亡及十四個女孩的死亡之間，介於我對於母親的憎恨及對於世界的忽略之間，必須找到快樂！快樂，即使僅止於讓我喘息，仍必須從我身上開始。我名叫艾美¹⁵，必須付出愛。」(Mouawad 2009 (2) : 38)

愛/母愛，讓艾美看到生命的陽光；也讓她從中體悟延續生命的快樂。出自血緣相繫的「親情」，正是化解家庭糾紛、展現人性的力量之所在：當祖母路絲和孫女路樸初次見面時，雖激烈爭吵，但仍能釋懷前嫌，並合力尋解身世之謎；

¹⁵ 艾美的法文名字：「Aimée」，與法文動詞「愛」(Aimer)同一語字系。是故「艾美」一字，可視與「愛」相關字詞。

母親艾美生前與路樸之間的爭吵，亦以和解為終；父親巴布堤斯特百般容忍路樸的任性與叛逆，終換得女兒貼心關懷；凱勒家族的亞歷山大雖得不到兒子阿爾伯特的支持，但仍在兒子心中佔一席之地。除了家族親情之外，真摯的「愛情」，亦是整部劇作引人入勝之處；例如艾美的先生巴布堤斯特對於艾美的不離不棄之情、路絲的先生阿希勒(Achille)對於路絲無怨無悔的陪伴、莎拉與先生薩姆爾的堅貞婚約、路西安與雷歐妮之間的生死戀情等，在在顯露穆阿瓦德並不放棄對於人性光輝的執著與信心。

尤有甚者，路迪維妮願意犧牲性命，與莫逆之交莎拉交換身份姓名，讓莎拉得以逃過納粹逮捕入集中營而死的命運。路迪維妮堅持的信念是「友情」(amitié)；她說出令人動容的心聲：

「依我們的現況，在我們這個損害所有美麗事物、所有聲音、所有希望的世代，必須朝目標勇敢前行，直抵目標核心，以打破所有悲傷。」(Mouawad 2009 (2) : 155)

路迪維妮雖未直說不能生育，但卻暗示莎拉：「能夠給予生命的人，難道要犧牲生命，拯救不能給予生命的人？」(155) 此語一出，顯示路迪維妮不被自身坎坷身世影響，同時又瞭解血緣相傳對於小我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所以她願意犧牲性命；且因著莎拉的友情，得以「哭泣、被愛、狂笑、瞭解、學習」(155)；她堅信友情，可以「扭轉命運瓶頸」，只要堅守「得救的生命、失去的生命、奉獻的生命」(155-156)之「承諾」，到最後關頭！她和莎拉並無母/女、姐/妹之血緣關係；基於「友情」，她讓莎拉一路絲—艾美—路樸的家族生命得以延續；但也因如此，路樸才能在追尋身世過程中，讓路迪維妮延承凱勒家族血緣之身世，得以真相大白。「友誼」正是《森林》極為正面且感人的力量，可和親情血緣相提並論，誠如劇中古生物學家道格拉斯所言：

「我們一直尋找身世，追溯和血緣相連的線索，(...)，但有一種身世，是獨立於科學現象之外的，時刻超越我們，感動我們，是路迪維妮和莎拉知曉的，是她們之前世代知曉的，卻無人能解釋，無法證明，無方辯證。」(Mouawad 2009 (2) : 158)

原來，《森林》裏，並存著親情、愛情、友情，是追尋身份/身世/血親/血緣的家族使命中，不能缺少的支柱力量；足以對抗人世間的戰爭屠殺及人倫悖情，找到面對真實人生的勇氣與智慧，增添人性溫暖與光輝！

六、結語

《森林》述說著一個關於需要知道身世及傳承的故事，探討血緣/血源及家族/身世傳承的重要性。然而，這個故事，卻在「呼喚著一種沉默，一種存在的沉默，一個世界的沉默」(Farcet 2009 (2): 192)。穆阿瓦德自析《森林》是一張拼圖，也是迷宮內的捉迷藏遊戲(167,168)；尋找身世的路樸，正是在迷宮內玩捉迷藏遊戲的「拼圖小孩」(l'enfant-puzzle)(187)。穆阿瓦德要透過「拼圖小孩」追尋自我身世的冒險過程，讓自我的存在，打破沉默；讓存在一身世，得以被聽見，得以被看見。對於自我身世及傳承的堅定信念，如同必須穿越陰谷，方能看見天日。

穆阿瓦德發現世代相傳以來，「傳承」始終不被重視，沉默以對，默不出聲，甚至掩蓋真相。他認為沉默的傳承，應在陽光下，轉變為嘈雜、明顯、確信的傳承。《森林》述說八代祖孫的身世辯證，穆阿瓦德相信真相不止一個，不僅如此，真相是由很多面向共同組成，同時並存，互不排擠。穆阿瓦德要在《森林》裏，讓「可見/不可見，現身/缺席，說出/未說出，是/不是」，並存並現(191,192)。

耐人尋味處，是穆阿瓦德坦承：「我就是森林。」(Farcet 2009 (2): 170) 他在《森林》發出「存在的沉默吶喊」，並且質問「我為何是現在的我？」(187)。他認為「存在，是在沉默中發聲」(188)；當「拼圖小孩」找到自己的身世，發出自己的聲音，「存在的沉默」將重新被聽見。所以，自我身世、自我的存在，是藉由自我身世的確認，而被看見，被聽見。可見「自我存在—自我身世」在《森林》中的重要性。

穆阿瓦德書寫「承諾」，出於與生俱有的天性/人性，出於對家族傳承血緣/血源的認同/界定，出於對自我的身份/身世之追尋/確立；展現流暢俐落的文采與文思，擅用多焦/錯序/並置/拼貼等方式，讓劇情發展，如打散的拼圖卡片，分散在不同時間與地點，如同走入迷宮般失去方向，令人措手不及；然而，他又擅於邏輯安排看似失序/失焦的支離/片段，步步抽絲剝繭，最後再予重組/共接/並存，重現完整劇情方向與內容。穆阿瓦德勇於創新戲劇書寫與舞台表演語彙，融納自身多元文化養份，實踐跨文化/跨種族/跨疆域之對於自我過去/現在/未來的身世/身份之界/介定與認同/認定。血緣/血源、身世/身份，實為其創作之核心理念，

經由劇情之鋪陳安排，勾勒家族傳承與承諾之血的互生/互補、共生/共存、相融/相合關係，顯現穆阿瓦德在法國及加拿大當代劇壇，備受重視之美學價值與時代意涵。

【表一】《森林》幕/景/時間/地點/人物表

幕序	景序	幕名	時間	地點	主要人物	主題
一	1-6	艾美的腦	1989	加拿大 蒙特婁	艾美 路樸	艾美懷有身孕，不顧醫生警告，執意生下女兒路樸。
			2006	加拿大 蒙特婁	路樸 路絲	路樸承諾母親艾美及祖母路絲，展開尋根之旅。
二	7-8	雷歐妮的血	1917	法國 阿爾登 省山區	雷歐妮 珍妮 瑪麗 路西安	第一次大戰逃兵路西安，在法國阿爾登省山區，被雷歐妮三姐妹救起，並和雷歐尼相戀。
			2006	加拿大 蒙特婁	路樸 艾美 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鼓勵路樸不要放棄尋根任務。
三	9-10	路絲的下顎	2006	加拿大 蒙特婁	路樸 路絲 莎拉	路樸得知祖母路絲的生母，可能是路迪維妮；但又出現一名陌生女子莎拉，尋找路絲，卻未說出自身身份。
四	11-18	歐黛特的肚子	1850-1882	法國 史特拉 斯堡市	亞歷山大 阿爾伯特 歐黛特 艾倫 艾德卡 艾德蒙	法國凱勒鐵路製造家族自亞歷山大、阿爾伯特、至艾德蒙三代家族發展過程。
			1918	法國 南錫市	路迪維妮 艾德蒙	路迪維妮詢問艾德蒙自身身世。
			2006	法國 南錫市	道格拉斯 路樸	路樸在南錫市政府找到路迪維妮被棄

						養在市立孤兒院檔案。
五	19	艾倫的皮膚	1872-1882	法國 阿爾登 省山區	阿爾伯特 歐黛特 艾倫 艾德卡 艾德蒙	阿爾伯特在森林動物園建造家園，卻發生一連串人倫悖劇。
			2006	法國 南錫市	道格拉斯 路樸	路樸在南錫市政府檔案發現艾德蒙是凱勒家族第三代，且路迪維妮是雷歐妮及路西安之女。
六	20-22	路迪維妮的性別	2006	法國 南錫市	道格拉斯 路樸	路樸在南錫市政府檔案發現路迪維妮參加第二次大戰抗德地下組織。
			1936	法國 巴黎	路迪維妮 莎拉 薩姆爾	路迪維妮和莎拉等人在巴黎藝術學院相結好友，並加入抗德地下組織。
			1944	波蘭 特伯林 卡集中 營	路迪維妮	路迪維妮和莎拉交換身分證件，被逮捕入集中營身亡。
七	23-24	路樸的心	2006	加拿大 蒙特婁	道格拉斯 路樸	路樸在母親艾美喪禮說出心聲。

參考書目

- Abirached, Robert. *Le théâtre français du XX^e siècle*. Paris : L'Avant-Scène Théâtre. 2011.
- Bradby, David. *Le théâtre en France de 1968 à 2000*. Paris : 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 2007.
- Dubé, Marcel. *Zone*. Québec : Leméac. 1969.
- Farcet, Charlotte. *Le mystère des naissances*. In *Littoral*. Paris : Actes Sud. 2009 (1), pp. 151-190.
- . *Je suis forêts*. In *Forêts*, Paris : Actes Sud. 2009 (2), pp. 167-195.
- Gauthier, Daniel. (rédacteur en chef). *Théâtre québécois : 146 auteurs, 1067 pièces résumées, répertoire du Centre des auteurs dramatiques*. Louiseville (Québec) : VLB Éditeur. 1994.
- Gélinas, Gratien. *Tit-Coq*. Montréal : Quinze. 1981.
- Greffard, Madeleine et Sabourin, Jean-Guy. *Le théâtre québécois*. Cap-Saint-Ignace (Québec) : Boréal. 1997.
- Hamelin, Jean et Provencher, Jean. *Brève histoire du Québec*. Louiseville (Québec) : Boréal. 1997.
- Magnan, Lucie-Marie & Morin, Christian. *100 pièces du théâtre québécois qu'il faut lire et voir*. Québec : Nota Bene. 2002.
- Mouawad, Wajdi. *Littoral*. Paris : Actes Sud. 2009 (1).
- . *Forêts*. Paris : Actes Sud. 2009 (2).
- . *Ciels*. Paris : Actes Sud. 2009 (3).
- . *Seuls, chemin, texte et peintures*. Paris : Actes Sud. 2008.
- . *Le sang des promesses*. Paris : Actes Sud. 2009 (4).
- Pruner, Michel. *L'analyse du texte de théâtre*. Paris : Armand Colin. 2012.
- Tétu de Labsade, Françoise. *Le Québec, un pays, une culture*. Cap-Saint-Ignace (Québec) : Boréal. 1990.